

你要的石油全在这里

(组诗)

□陈锡让

荡 漾
摇来晃去的风
摇来晃去的油菜花

巡线的石油人在山梁上走
不留神,把一大片云朵
踢进了芭蕉林

三尺油菜花香荡过了头
春潮
在川东北咣当咣当地响

井 架
她一高,就高出了太阳,月亮、云层、翅膀
她一低,就低过荒原。泥土乱溅,劲风贯穿而出
她一高,就是甩掉贫油的帽子,就是起来,富强的事
他一低,就是穷命富路,百姓餐桌上的事
她的高啊,那个低呀
是那么牢靠而具体

读铁人
那一年,我十二岁,你三十七岁
放学回家,我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你
你跳进重晶泥浆里的身影
让我感到脊梁骨“滋滋”地直冒冷气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你三十七岁
我在油城郊外的一棵采油树下读你
我仿佛看见挖出来的一滴滴石油
带着热爱,替我走遍祖国大地

二〇一八年春天,我四十八岁,你三十七岁
我在大巴山深处输送天然气
当我再一次读你
我仿佛听到浅蓝色的风吹过井场
一如你的脚步声,雄强,有力

你要的石油全在这里

你要的石油全在这里
一本打开的书中,油花盛开
油浪翻滚
你看到薄雾捆绑荒原,在摇晃
鸟雀让路,采油树落地生根

读吧,铁人无处不在
读他的人把他读成精神
读成时代的最强音

读吧,擦肩而过的是风景
错过的是一滴滴石油的奔走

而你,内心轰鸣的人
当你读到手掌上摊开的粗糙
你竟像抽油机一般启动了

那时候,我是个有妈的孩子
那时候,她骨瘦如柴
我不知道她有慢性胃炎,还有高血压

那时候,我知道她不停地咳嗽,有肺病
我在大山里挖石油,她吐血都不肯让别人写信告诉我

一九九八年四月的一个午后,她突然停止咳嗽
倒在麦地里
在此之前,我是个有妈的孩子

大头鞋

我一抬头
就看见职工宿舍大楼二楼窗台边

晾晒着一双擦拭干净的大头鞋
它让我想起早年在乡下放牛
牛在田埂上啃草时拉下的
两坨油光锃亮的牛屎巴巴
我看不见它的主人
可我能听到它敲击巡线路
坚实的蹄踏声
一只芭蕉树上栖息的短尾鸟,惊

起
“啞”地叫了一声,在风中,用翅膀
将暮色拍击得支离破碎

身体里的一棵采油树

身体里的一棵采油树
美好而坚定

像土豆一样
它在露水下生长

月光侧过身子去削它的身影
夜晚轻得快要飞起来

我长久地抚摸
它抖着啾啾的根须

生活从正面抱紧它的同时
也抱紧我们石油人

搬家记

把洗干净的红工衣,劳保鞋,棉被,打包搬走
把平板电脑,旅行箱,书籍,搬走
把象棋,茶具,塑料桶,洗漱用品搬走
把养在窗台上的花草搬走
把只会说一句谢谢的那只八哥搬走
搬不走的,只有满屋子的石油味

放 铁

身边那么多采油树
那么多钻塔
那么多井架
那么多火炬
都是生长之物
都是铁
都高,大
我满脸盐粒
我想成为它们其中的一员
我不断地往身体里放铁
大到一板扳手
小到一颗螺丝
石油兄弟们说我厚重了
可以当师傅
独当一面
他们不知道
我怕体内那些铁生锈
每天
我会擦拭一遍

礼 物

——兼致父亲
你让我加入挖石油的行列
说要怀揣一颗铁人之心
你让太阳照耀我
让劲风吹我
说皮肤黝黑,手掌粗糙,方显本色
你给我高原,荒漠、戈壁滩上的
风沙、马蹄嗒嗒
如今又给我崇山峻岭,巴山夜雨,在窗前飘下
让我学着去爱一点一滴
滚动的石油,奔赴于祖国各地

我答应
我将挺直脊梁
撑起井架的高度
钻井的深度
管线的长度
火炬的光度
以及石油路上的渴
允许自己,把一生的荣誉使用完
把一生的爱使用完

石油信仰

□第广龙

不动被辞退了,我对自己的生存能力产生强烈怀疑。当我在石油的山水间安顿下来,我的饭量与日俱增,胳膊上也膨胀出瓷实的肌肉,我能抡着大管钳上紧油管的丝扣,也可以走一早上山路到井场不歇息,一会儿就把柴油机发动着。我证明了自己,获得了自信,对于石油的情感也由此发生微妙变化。

在中国地图上,不论东西两端,还是南北纵贯,抑或中心腹地,如果把一个个油田标注出来,就是一幅石油版图。这些名字,是炽热的、黏稠的、黑色的。打出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的延长,抽油机还在转动;哪里石油,哪里就有玉门人,黑油山、鸭儿峡上耕作石油的脚印还轮廓分明;克拉玛依因为一首歌而朗朗上口;天津的大港,海风正拂过高高的井架;大庆则是一面旗、一团火,它是无上荣光和骄傲的象征,大庆和王进喜已然融为一体。

长庆和大庆,一个在东北的黑土地,一个在西北的黄土地,相隔遥远,因为石油,又血脉相连。当长庆蹒跚着脚步,艰难地打开大山里的石油之门,铁人已经长眠于地下。但是,铁人不死,铁人的精神不死。石油有枯竭的一天,又或者出现替代能源,但铁人精神仍会被一代代人铭记。

铁人说,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豪迈的话语里,有一股子狠劲儿,一股子倔强劲儿。那个时代,祖国大地上的建设者,认准一个目标,打仗一样冲锋在前。我也能背诵铁人的诗:“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直接、坚定、底气之足,勇气之大,是一种彻底的袒露与呈现。我在黄土高原上,上山钻沟,从一个棋盘一样的井场到又一个棋盘一样的井场,油工衣穿烂了、翻毛皮鞋

磨透了底。上夜班给我留下的记忆最深,流星如雨,天幕深蓝,钻井平台上的马达,跳起来又被按住,我的身子里,也仿佛奔腾着一匹马。我能驾驭这奔波的人生吗?工休间隙,我躺在土坡上,嘴里嚼着青草,我有我的忧愁,既不知道能不能找下对象,也不知道过年能否请上几天回家的探亲假。可我知道,我不能输。石油的那胸大肌一般的隆起,涟漪一般的构造,被我攥紧,被我介入。

在大庆,铁人无处不在。铁人属于一个民族,大庆更以诞生了铁人而与众不同:钻井队有铁人队;学校叫铁人小学;人里头树立的标杆是新铁人。走在大庆,走过铁人桥,走在铁人广场,走进铁人小区,走向铁人纪念馆,大家深谙用铁人命名顺理成章,也理所当然。如果说这些只是表面,在内里,铁人已经成为大庆人的文化基因,并影响到人的诸多行为。

我曾经迷惑,石油所在的地域为什么都偏僻荒凉?大庆在发现石油之前,就没有大庆,发现了石油,才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西部的长庆,名字也是随着石油的挖掘才给起下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长庆,此时的石油工人已不再住地坑子、住干打垒了,也不再用铁锨炒菜了,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而这离不开他们自身的努力。那些年的油田,就像一个社会:在油田举办的工贸展览会,轻工业产品、农产品、汽车保险带、编织袋、果醋、皮鞋等应有尽有,这些都是油田自己生产的。据说,有的油田还有自己的酒厂、卷烟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90年代后期。

许多地方,因为有油田而富足了一个城市,石油人也因此有了安定的生活。但是环境的荒凉很难改变,许多力气活还得靠人力完成。最考验人的就是孤独

松原笔记(组诗节选)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线拾锦

——假如,风吹一口
一个简陋的村庄,朝富裕的门槛抵近一步
就情愿这个叫做偏脸子的村庄,被风,天天吹……

春天来临

我看到的春天疲惫不堪
满脸尘土。还好四月适时来临
一张浸满雨水的纸巾,扑扑面也还好

海勃日戈。蒙语是肋巴的意思
我也需要一副坚韧的腰板,借一根
支撑历史的肋巴,把青草和庄稼
也就是把春天的子女,抚养长大

——我左侧的松花江,蠕动了
右侧的嫩江,也放弃了酣睡

一路被风吹着

清明是生者祭奠死者的日子
是冬和春的分界线

一路被风吹着。沿途垂柳的皮肤上
凸起一个个小疙瘩。隐约有绿色探头

春天的声音,在嗓子眼,卡得难受

在地头,我伸向乌兰扎拉嘎村支书
的手
像触到爆裂的树皮。就觉得被攥紧
的手
拉出生活艰辛的口子

——北方的早春,还没有彻底临盆
料峭的白毛风,把犁过的土,扬在空中

湖水被夕阳熨红

湖水被夕阳熨红
摊在巨大的鳌子上,“滋滋啦”翻卷
看着柔软的水,煎饼似的呈现

这不是错觉
这是五一傍晚的查干湖
这是我把自己和太阳一起灌得酩酊大醉
这是离开故乡后,第一次咧开大嘴
憨憨地笑了一路,却没有哭

海鸥,一只接着一只,揭开金色的纱
让闷了一天的胖头鱼,尽兴地呼吸
它们不会像我,在凉爽的湖边上喝酒
总想着炙热戈壁用衣角扇风的一
大帮兄弟——

梨花遍野

几场不合时宜的风

也成
都藏不住它们依赖生存的食物。捂不住
它们在微弱阳光下,尽情反刍的快慰——

途 中

一列嘶叫的火车,把厚厚的积雪
朝两边拨开
插进黑土地的樟子松,因为雪,矮了不少
觉得比以往,更加敦实

尽管是相向而驰,绷紧的目光
还是没能拽住火车和松树

田野完全摊在晃眼的阳光下
比纸厚,比纸白,比纸,不仅仅多了
一点

让人无法说清的韵和风雅
一种让人随地拾起一截树枝的冲动
哪怕就写一个字,让黑更黑,让白更白——

时 光

仅带一双单鞋
西北独有的黄胶泥,好似胎斑
纳在鞋底。这么久,我都不想,也不敢刮

我怕刮了,就走不回去。家里的路
会不认我

这里冷,那里冷吗?
城市和乡村的下巴,挂着同样的冰碴
很多出行或返乡的人,启动不了车
有推的、有拖的,折腾半晌

不能和风攀谈太久。不能光顾着
与陌生的时光,套近乎
抬头看天,低头走路
路怎么和时光一样啊,撵也撵不上
稍不留神,它又给了我,更长的距离

在偏脸子村,再次遇到大风

风,攥着大把大把沙子,反复在脸上
上磨砂
略显黝黑的一层皮,能抛出玉石的
光泽
也不枉我在偏脸子村,遭此一劫

一个相对集中,相互依赖的村子
躲在三面环伺的杨树
风鼓起腮帮,它们就缩成一团
风吹一口气,它们就叹一口气
刚刚解冻的旱地,还没来得及耕犁
我担心熟土被揭掉,露出生土层,
或者
大面积恐怖的石床

提起铁人,指称是唯一的,说的就是王进喜,这已成为常识。王进喜就是铁人,铁人就是王进喜,几乎不用解释。王进喜这个名字,铁人这个名字,代表着一个时代、一种精神,即便在今天,也是响亮而有力的。

每次到大庆,都要去铁人纪念馆。纪念馆里播映的视频中有一段是铁人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的场景。我眼前的铁人,也有一具知疼痛、明冷暖的肉身,他和我们的感知是相同的:受了凉,他一样会感冒;遇到重物的击打,他一样会骨折。我时常想,他腿疾未愈,混合了水泥的液体怎能不刺激皮肤?怎么能不产生烧灼感呢?东北的夜晚,人在户外,穿得再厚实,也得不住地跺脚,劳动间隙,铁人把光板羊皮袄垫在钻杆上,躺下去就能稍稍歇息一下,铁人的脊背不冷吗?铁人穿过的这件羊皮袄还在,就像刚从冰天雪地归来,上面有星斗的擦痕,有来自地下2000米乃至3000米深处乌黑的印记。铁人戴过的钢盔、骑过的摩托车、用过的笔记本,都作为老物件留了下来。

铁人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逐渐清晰起来,是在我把自己投入大野,在储蓄了石油的大山日夜颠簸之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年轻懵懂,前途茫茫,竟做了一个决定,穿上油工衣,成为在风雨里奔走的一员。原来认识的铁人在纪念邮票上,手握刹把,站在钻塔下,是高大的、威风的,但并不具体,只是一个符号,和我之间还隔着一层。当我来到一口油井前,石油从地底喷涌而出,由于压力作用,发出强烈的吼声。一天下来,我满身都是油污和尘土,身子骨疲惫如一个旧包袱,但必须承认的是,一开始选择做石油工人只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说来甚为惭愧。

面对艰难,一个态度叫认命,一个态度是拥抱。我把铁疙瘩搬起来,又扔到地上,一次次重复,我的力气用光了,睡一夜,力气又回来了。我有过抱怨,甚至绝望。可是,我高考落榜,当兵又没走成,曾有过短暂的打工经历,因为拉架子车拉

踏 勘

我正穿过一片沙化的土地
雪。挥着袖子,把乌兰图嘎的标识牌
擦了又擦。秋后的花生
很多散落在沙土上,并不急于离开

雪就这样在头顶和肩膀处开放
从早晨开到傍晚
我像个孩子,撮起一把沙土,也撮着雪
一大片连襟的稻田,收的很干净
就像童年不会再有一次,带着我尽情玩耍

没有稻穗,只有秸秆
静静地,躺在泥泞过的地里

看着被防风林隔开的田垄
猜想这儿原先是养马的草原,还是古战场
是原始的沙漠,还是历经岁月侵蚀
成为眼前这个样子,纯属无稽
雪。究竟是有思想还是没意识
怎么我走到哪儿,它们就跟到哪儿——

在乌兰塔拉,遇到大雪

棉衣、棉裤、棉帽……把自己武装到牙齿
乌兰塔拉的风,像片肉的机器

你说形象臃肿点,也就罢了
怎么语言也臃肿了。像一口水
来不及咽,就被冻住

开阔的牧场
逼出我们和大雪所有的体能
收留羊蹄印的冻土,没力气
再把我们新鲜的呼吸,收容在翻卷的泥塑里

一群羊,已经放弃在雪地吃草
它们挤作一团,远远瞄着我们
像看着几捆扎好的草垛,大雪中
恍惚惚地滚动——

深井子

我经过的线路,有两个深井子
一个是镇,一个是牧场
并没见到一口井,且不管深浅
县网里查遍了,查不到一条有价值的信息
就只好凭空臆造,造一口井
在我的诗歌里,泛起涟漪

亿万年与我没有关联
不去想海、不去想江、不去想湖
更不用揣测泡子的形成
眼前就是一块草甸子,闪电也无法劈开
镇也好,场也罢。牛羊的品种一致
泛黄的枯草一致

雪把地界抚平了
我开始羡慕牛羊。冬天,薄也行,厚

“铁人杯”
征文作品选登